

清史知识丛书

震惊朝野 弹劾案

倪军民

《清史知识丛书》向

您展示：一代知识的长廊，社会风情的画卷，各式人物的奇闻，斗争风云的变幻。使您：丰富知识，启迪思想，广扩视野。



清史知识丛书

震惊朝野弹劾案

倪军民

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《清史知识丛书》编辑委员会

顾问 戴逸

主编 罗明

副主编 华立

编委 王俊义

罗华立

明立

(按姓氏笔画为序)

王俊义 刘仰东

张研 何瑜

匡继先

郭成康 黄爱平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震惊朝野弹劾案 / 倪军民著。
北京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，1995.9
(清史知识丛书)

ISBN 7-300-02056-9/K · 212

I . 震…

II . 倪…

III . 历史事件-中国-清代

IV . K249.0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4) 第 16404 号

清史知识丛书

震惊朝野弹劾案

倪军民 著

出版发行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(北京海淀区 175 号 邮码 100872)

经 销：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

印 刷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印刷厂

开本：787×960 毫米 1/32 印张：6.125 插页 2
1995 年 10 月第 1 版 199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字数：97 000 册数：1-3 000

定价：9.00 元

序言

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，但像中华民族这样具有几千年文明史的民族在世界上却为数不多。每个民族都热爱自己的历史，以自己的历史为荣，而中华民族在尊重、学习自己历史方面，有着独特的传统。千百年来，历史教育一直是我国知识教育的重要内容，上自帝王将相，下至百姓平民，莫不在不同程度上接受历史教育。长期的熏陶，潜移默化，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凝聚力，即使在我们民族的苦难时期，我们的先人也大都坚守民族气节，以炎黄子孙为荣。

“历史无用”论是不正确的。诚然，历史不能解决穿衣吃饭，不能直接增加物质财富，然而，它却能开拓人们的精神境界，给人们以启迪，使人们温故知新，鉴往知来，在培养爱国主义精神，提高民族的文化素养方面有其独特的意义。从长远的观点看，谁也不应当否认历史在当前四化建设中重要的、持久的作用。

清朝(1644—1911)二百六十八年的历史，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。这一时期，世

界和中国发生了许多对后代影响深远的事变。清朝入关定鼎燕京之前四年，即 1640 年，欧洲的英国发生了克伦威尔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，世界的一部分已进入了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历史变革，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，而中国却正在进行长达几十年的厮杀，重演历史上反复出现的改朝换代。清王朝取代明王朝统一全国之后，集中注意力于加强国内的统治，闭目不看世界。当它感到外来威胁时，不是奋起直追，寻求富强之道，而是把自己封闭起来，以为这样便可求得安全保障。诚然，当它国力强盛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力量尚不足以冲破古老的堡垒时，它是安全的，但它离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却越来越远，越来越落后，尽管它在国内的统治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功，但却不能保障王朝的命运，也不能保障民族的安全。历史是无情的，愚昧者必将受到惩罚，厄运悄悄地接近这个巨大而古老的帝国，它的大门终于为外国侵略者的大炮轰开，中华民族的灾难日益深重。许多志士仁人，为了国家的富强，民族的振兴，人民的安乐，努力探索，奋斗牺牲。

辛亥革命时期，革命党人无情地揭露了清朝的腐朽统治。的确，清朝末年，清王朝确实成为历史前进的障碍，不打倒清朝政府，中华民族便

无复苏的希望。但是，一般说来，在革命风暴时期，对前朝历史的剖析，难免偏颇。当暴风雨过去之后，平心静气地探讨一个时代的得失，可能会接近于历史的真实。清朝二百多年的历史，有其重大的失误，也有它成功之处。在中国历史上，没有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能维持那么长久，论武力，元朝的统治者比清朝的君主更剽悍，蒙古骑兵曾经使世界发抖，但元朝君临天下却不足九十年；在中国历史上，没有一个封建王朝能够建立对边疆地区的稳固统治，能够像清朝那样比较妥善地处理同北方各民族的关系；在中国历史上，外戚、宦官、朋党、藩镇割据，像恶性肿瘤一样，造成许多强大王朝肌体衰竭，也造成社会的动荡和人民的苦难，而这些在清代是看不到的，有之也很淡薄，不足以引起政治上的危机；在中国历史上，开国之君及其以后的第二、三代皇帝，一般都能奋发有为，至四、五代（有的更短一些）以后，便大都骄奢昏聩，无所作为，但清朝前期的几乎所有皇帝，却多能图谋远略，勤于治事。可见，清朝的历史既有教训可供汲取，也有经验可供借鉴，熟习这二百多年的风风雨雨，对于了解我国的国情是大有好处的。

近年来，文艺界以清朝历史为题材的小说、戏剧、电影、电视陆续出版和上演，吸引了大量读

者和观众，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兴趣，同时也给读者和观众留下了许多问题，历史工作者有义务给予解释和回答。

为普及清史历史知识，增进读者对清代的了解，对我国昨天的了解，我们决定出版《清史知识丛书》。这套丛书既不同于专深的史学专著，亦有别于文艺作品和历史演义。列入丛书的作品，力求具有科学性、知识性、可读性的鲜明特色，内容要依据史实，不随意杜撰。表达要短小精练，新鲜活泼，富于情趣。丛书的选题范围，包括自满族兴起至辛亥革命清朝覆亡为止的有清一代历史，凡重要人物、重大事件、典章制度、边疆民族、社会风俗、学术流派、书画名著、宫廷掌故等等，一人一题或一事一题，每本五、七万字。

早在五十年代，吴晗等老一辈历史学家即着手历史普及工作。在吴晗倡导下，出版了《中国历史小丛书》，在读者中引起巨大反响。以后又有许多普及读物问世。我们不敢企求取得像前辈们那样的成功，但我们愿沿着他们开辟的道路走下去，而且力争在新的时期，有所创新，有所前进。

我们期待着作者的支持，更期待着读者的批评指正。

罗 明

1987年11月

目 录

一、开国第一大弹劾案	(1)
二、郭御史观风斗权贵	(24)
三、谢济世大难不死	(48)
四、钱御史智破国泰案	(71)
五、触击和珅的“獬豸”	(94)
六、皇帝畏服的“四虎”	(120)
七、大学士走向断头台	(139)
八、“三菱公司”与晚清政局	(163)
后记	(187)

一、开国第一大弹劾案

1644年，一个天崩地解的乱世之秋。在短短的40天里，崇祯帝自缢煤山——明帝国覆亡，李自成随即开进紫禁城；然后就是八旗铁蹄踏破山海关，雄居东北一隅的清政权奇迹般地在中原立稳脚跟，堂而皇之地接替了大明帝国君临中国的正统地位。

在这个大起大落的历史旋涡中，各色社会上层人物如大浪淘沙，有的殉身亡明，有的隐匿山林，有的抗击异敌，有的首鼠两端，有的麻木不仁……。其中摇尾乞怜、恭迎新朝者大有人在——明季被罢官的大学士冯铨就是这类人物的典型代表。于是，由于清初多招抚前朝旧臣，明季旧有的官场恶习和派系矛盾也自然带入这个新生帝国中。持续多年、影响深远的言官围攻冯铨案，就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发生的，这是清开国以来第一大弹劾案。

阉党余孽 新朝宠儿

冯铨（1595—1672年），字振鹭，又字伯衡，

号鹿庵。顺天涿州人（今河北省涿州市）。此人生性机敏，博学强记，在明末清初曾是个家喻户晓的“大人物”。

冯铨少年得志。19岁考中进士（1613年），不久授官翰林院检讨。翰林院是个储才的清华之地，谁入翰林便意味着日后有升腾的前景。但是，万历末年，统治集团内部派系林立，党争纷纭，正在冯铨仕路顺达之际，身为河南左布政使的父亲冯盛明被异己弹劾罢官，受此牵连，冯铨也随父亲去官回籍，闲居数年。这次官场失意，对春风得意的冯铨来说，实在触大惊雷，他愤世嫉俗，痛感怀才不遇……。终于，他悟出一个为官的逻辑：勇者进，怯者退；奸巧者进，守正者退。他时刻在等待复起的机会。

据说，冯盛明是被东林党人弹劾丢官的。很自然，冯铨对东林党也就恨之如骨。所谓“东林党”，是明季由一些在朝在野的中下级官吏和士子自然形成的政治派别，由于他们不满朝廷的昏暗政治，痛恨宦官专权、阁僚倾轧、士绅横行，反对贵族勋戚对百姓的横征暴敛，经常会聚在无锡东林书院，以讲学为名，抨击时弊，臧否人物，所谓“一堂师友，冷风热血，洗涤乾坤”。所以，政敌们称其为“东林党”，而世人则视其为清流派，深得民心，尤其得到江南新兴的市民阶层的拥戴。

当然，东林党人毫无疑问地引起了反对派的排挤。昏庸懒惰的神宗死后，太子常洛即位，是为光宗。光宗是在东林党的拥立下才曲折地登上皇位的，只可惜，他只做了一个月皇帝就不明不白地死去。之后，在东林党人和朝中倾向东林党的重臣拥戴下，光宗长子朱由校即位，改元天启，是为以精于木工而闻名的昏聩皇帝熹宗。起初，熹宗还听得进东林党人及一些正派臣僚的合理建议，朝政为之一新。但不久，就唯大太监魏忠贤是听了。

魏忠贤是个权势欲非常强的奸佞小人，所以，一开始就遭到了东林党人的抨击。为了搞垮东林党人，魏忠贤一方面愚弄皇帝，另一方面则四处搜罗内外党羽，于是，很多官场失意者便无耻地投入了他的怀抱，甘心认儿做孙。

天启四年（1624年），魏忠贤已权势熏天，他想与东林党人决一死战，就必须在外朝物色几个得力大臣为助手。一天，他到涿州进香礼佛，冯铨认为时机已到，闻讯后即跪谒道旁，拦轿“申冤”，哭诉其父为东林党所陷害，希图得到这个大太监的垂怜。果然，魏忠贤听后即将冯铨带到京师，起故官。不久，又升他为少詹事，兼充御前讲官。恰巧，副都御史杨涟（东林党人）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，在朝中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，把反宦官斗争推向高潮。魏忠贤为此十分狼狈，求

助外朝。冯铨感恩图报，写信给魏忠贤的侄子魏良卿，表示外朝不足虑，他一定设法周全；并建议魏忠贤对杨涟等反对者用猛刑，罗织大狱。这样，杨涟等一大批清正官员纷纷被逮下狱，朝廷内外笼罩在一片恐怖之中。

为巩固魏忠贤的地位，冯铨内引外联，成为魏党核心的组织人物。一时间，认魏忠贤为义父干爷的无耻之徒充斥朝廷，所谓“五虎”、“十狗”、“十孩儿”、“四十孙”等名目也应运而生。冯铨竟将门生曹钦程引荐给魏忠贤，成为“十狗”之一“狗”。为陷害御史张慎言、周宗建、黄尊素等异己，冯铨令魏党喉舌李鲁生草疏弹章，暗嘱曹钦程递上。结果，张慎言等正派言官被削籍重惩，而阉党人物傅櫆等则得以充做言官，魏忠贤进而逐步把持了言路，控制了朝廷舆论。冯铨为魏忠贤残酷迫害异己立了大功。

为报私怨，冯铨还做了一件令后人所唾骂的恶事，即阴谋陷害抗金（后金，即清政权的前身）名将熊廷弼！熊氏经略辽东多年，威震女真，使后金不敢轻犯。怎奈朝廷腐败已极，竟派素不知兵的王化贞任广宁巡抚，以牵制熊廷弼。熊廷弼本来性情暴躁，高言雄气，不肯人下，再加上左右掣肘，更加愤激不平。可想而知，前线偶有失利是难以避免的。天启二年（1622年），辽东重

镇广宁失守，熊廷弼以贻误军机罪论死。据说，临刑前，他以重金贿赂宫内太监才得以缓刑。

实际上，魏忠贤与熊廷弼并没有多大怨仇，只因杨涟等东林党人被无端逮捕下狱后，他才听从党羽的诡计：何不捏造杨涟等接受熊廷弼（据说他与东林党确有关系）的贿赂，进而一网打尽？于是，魏忠贤认为这不失为一个好主意，这样一来，熊廷弼和杨涟等政敌便成了罪不容诛的“铁案”，故马上付之于行动，杨涟等东林党人不久即死于栽赃陷害中。为迎合魏忠贤阴谋陷害异己并报己旧日私怨，冯铨大逞其“才”，在熊廷弼案上火上浇油。一天，他借给皇帝讲经的机会，串通大学士丁绍轼，拿出一本市井伪作《辽东传》，对熹宗煞有介事地说：“这书是熊廷弼所作，大概是想以此免罪吧。”《辽东传》虽没有传之后人，但可以想见，其内容无非是歌颂辽东战事的。熹宗听后自然大怒，于天启五年八月将熊廷弼弃市（在闹市执行死刑，并将尸体暴露街头），传首九边，以示羞辱和警戒。冯铨终于报了旧仇。

巧杀熊廷弼本人，冯铨还以为不足解旧恨。接着，又把魔爪伸向与自己有怨的熊廷弼姻亲、御史吴裕中。他整治吴裕中的手段极其卑劣：先暗遣私人唆使吴裕中弹劾大学士丁绍轼陷害熊廷弼，然后向魏忠贤汇报说：吴裕中肯定会替熊廷

弼报复。果然，吴裕中中反间计，上疏弹劾丁绍轼，魏忠贤为此大怒，矫诏打了吴氏一百大板，吴氏刚被人抬回家，就因伤重惨死。

鉴于冯铨的“才能”和忠心，魏忠贤对他大加提拔。就在冯铨陷害熊廷弼前几日，因内阁缺员，诏推“老成干济”者入阁为大学士，魏忠贤想借此将冯铨拉入内阁以作为外廷助手。冯铨对此正垂涎三尺，只是因资历浅，年刚满三十，不合推荐标准。但一直感戴冯铨的魏党言官李鲁生则上疏道：“成即为老，而非必老乎年；干乃称济，而即有济于国。”其意无非是为冯铨入阁制造舆论。结果，冯铨以少壮派升任礼部侍郎，拜为东阁大学士，入参军国机务。

未超一月，冯铨又得以升任礼部尚书，转文渊阁大学士。其原因可能是魏忠贤对冯铨陷害熊廷弼及杨涟等的奖赏吧！次年（1626年）初，魏忠贤要篡改万历、泰昌、天启三朝国史，命人撰写所谓的《三朝要典》，以便用歪曲历史的手段给异己定性，并使自己名彪青史。而该书主编责任自然落到了冯铨头上。冯铨凭借其超众文才，忠实地执行了魏忠贤以文杀人的计划。魏忠贤自然对冯铨投桃报李，很快通过懒于政事的熹宗晋升冯铨为少保官衔，兼太子太保、户部尚书、武英殿大学士。此时，冯铨刚过而立之年，居然位居

文臣极品，这在明代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一项。可以想见，如果他不靠政治投机，为虎作伥，莫说破此历史记录，即使想在宦海艰险的明季社会中立足都是难以想见的。这正说明冯铨依附魏忠贤之深和魏忠贤对他的信凭之专，难怪魏忠贤的心腹太监涂文辅曾对人夸耀：魏忠贤“内有涂文辅，外有冯振鹭”（“振鹭”是冯铨的字）。

自古以来，小人分党结派，都是为了一个“利”字。而利益分配不均衡，内讧遂起，魏党也是这样。当魏忠贤将反对派几乎剪灭后，内部便尔虞我诈起来。《三朝要典》纂成后，魏忠贤便照此书所提供的线索，将所谓的“东林党”人姓名榜示天下，按名捕杀。对于这一点，其党徒都赞成。但是，该书对魏党内部人的褒贬程度却颇不一致，譬如，书中对声名狼藉的魏党“五虎”首魁崔呈秀就缺乏美辞，这不但使崔呈秀牢骚满腹，也令魏忠贤感到不快——因为在铲除异己过程中，崔呈秀对魏忠贤所做的“贡献”比冯铨还大。本来，冯铨与崔呈秀争风吃醋，早已貌合神离，而他故意在他总裁的《三朝要典》中贬低崔呈秀的“历史功绩”，便使二人矛盾进一步激化。于是，崔呈秀嗾使心腹连篇累牍地上疏弹劾冯铨，说冯铨“轻浮之气未除”，并有纳贿嫌疑，云云。结果，冯铨被迫于天启六年闰四月间丢官罢职。如此，他

要决策系由满族人所组成的“议政王大臣会议”，内三院只不过是个形式上的中枢机构，这与明朝的内阁权力根本无法比拟；同时，满、汉大臣地位极不平等，汉大臣在权势上远远比不得满大臣！于是，他便联合大学士洪承疇，就恢复明朝内阁“票拟”旧制（大学士替皇帝草拟谕旨制度）上请多尔衮，多尔衮表示接受。这样，虽然内阁权力并没有因冯铨的奏请而有大变更，但起码在名义上，大学士的权力得到确认，冯铨从中捞到了某些声望。

接着，冯铨又同大学士谢升等人，参与了新朝礼乐典章制度的草创，以表忠心。同时，通过各种办法以淡化人们对其历史污点的记忆。但是，树欲静而风不止，那些投顺清朝的亡国官僚们，早就对冯铨这个阉党余孽看不顺眼了，他们对冯铨过去的所作所为，仍然记忆犹新，所以，必欲去之而后快。

第一个向冯铨发难的是给事中孙承泽。顺治元年十月初一日，新迁到北京的小皇帝正式履行定鼎登极礼，宣告大清帝国对全国的统治地位的奠定。次日，孙承泽就上言说：昨日皇帝登极礼仪中，朝贺诸臣班行错杂，礼节粗疏，这都是因为内院漫无主持所致。很显然，孙承泽锋芒直指冯铨等大学士！为此，冯铨联合大学士谢升、洪

次被召入阁立下了汗马功劳。只可惜，冯铨已是朝野共愤的阉党分子，周延儒即使有心想报答他，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。所以，直至明亡，冯铨始终以平民身份闲度时光。

明清之际的改朝换代，给冯铨再次政治投机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。事实上，他也正是利用这个机遇，摇身一变成为新朝宠儿的。

万夫所指 安然无恙

顺治元年（1644）正月，清政权刚刚在北京站立脚跟，就忽然感到人才的缺乏，所以不得不录用旧朝的大量官员。实权人物、摄政王多尔衮早闻冯铨其人，持书征召他入京，意欲大用。

当时，除一些遗老们望风投顺清朝外，还有很多人或是隐匿山林，或是居家观望——因为清政权能否在中原立稳脚跟还是个未知数。但是，冯铨却不然，他似乎估测好了天下大势，所以“闻命即至”，并对新主子感恩戴德。多尔衮自然略知冯铨的短处和长处，对其不顾前程未卜而坚决投身新朝的表示很是高兴，特赐以官服顶带、鞍马、银币，并命他仍以大学士衔入内院（即内三院：内国史院、内秘书院、内弘文院，为日后内阁的张本），佐理机务。这使冯铨大喜过望！

但是，不久冯铨即发现：新朝的军国要务主